

題目：試就南社《謝氏族譜》和《茶山鄉志》等資料分析南社謝氏在明清時期的家族發展

Cheuk Lap 06138360

12/12/2006

引言

族大衍蕃，無譜散亂。以譜收族，奠世系，辨輩次，明孝愛，作一本之思，乃修譜開宗明義之舉。明清各家修譜，詳略不一，取材纂撰，因人而異，唯綱目則大同小異。家譜內容所分一般如下：譜序，譜例，姓氏源流，先祖考辨，世系圖錄，恩榮，家傳，墓圖，族產，祠堂，祭祀，藝文著述，名賢像贊，家法族規，宗族禮儀，契約文書，書院義塾等。[1] 依陳建華先生所言，世系圖錄，無之不成譜。用於序昭穆，別長幼，納眾人於世系秩序之內，合而為一族，故乃宗族之本也。唯人丁蕃衍，須常修以保整齊。[2] 墓圖祠堂，祭祀之地，以此追源認祖，利於聯宗，以繫族人。[3] 家法族規，以約束子弟，補官治不足。族人性情相近，服族規甚於國法。也為團結宗族，鞏固勢力一法。[4] 至於親睦宗族，同宗相助，不得傾軋，以貴凌貧，持強凌弱，每為修譜者於序、誌、行略所言。修譜以求維繫宗族內團結互睦，憂戚相關，好惡與同。[5] 族產載入家譜，防被侵佔流失，保證世代相守，利益延續。族產用於祭祀，葺祠修譜，繳稅納賦官司，贍貧濟老，興學應舉及抗荒救災之用，納族內公益福利。龐大族產，保障宗族自強自立及擴展。[6]

民國三十一年修之南社謝氏族譜，類目意圖亦大致如上所述。自譜序計算修譜次數，明代修譜兩次，清代共五次而集中於康乾兩朝，民國三十一年修譜則未見有序。謝氏族譜明言六世四派謝雲林一房獨盛。世系圖明顯殘缺不全，欠第五房十一至十六世，第一至三房十一世也失記未全，甚至第四房亦缺半，故不能確定第四房丁口最盛。若論殷富則首推第四房，萬曆四十一年間修大宗祠，捐貲人數最多，出貲最厚八人皆四房子孫[7]，此可為佐證。歷次修譜，譜內序例，碑誌，祭文，文書，先祖考辨，人物行宜皆出自雲林房子孫手筆，而其內容人物亦只有第四房子孫，他房族人事宜均未載於譜上，此事甚奇。從乾隆六十年〈崇恩堂編列物業引〉所見[8]，祠堂物業落輪五房，可見五房並未分家。他房子孫事宜湮滅，應有其他原

因。雲林房殷實，譜修用度或皆其所出，左右譜撰，獨記自家事也不足為奇。第四房十三世孫謝重華《族譜凡例》有述“祠墓記誌詩文，凡有關風族風教及記鄉中事變，寫一己性情者方編入，餘雖工弗錄”[9]，此條道出其纂輯之標準。譜中所記，僅第四房文教興盛，有舉人，貢生，廩生及弟子員。科名乃族中盛事，他房若有，必無不記之理。由此可知，文字為第四房所壟斷，修譜之責自落於其手。文人既多，祠墓記誌詩文自能工整合式而輯於譜上，不見他房子孫文字，或亦因如此。

南社明清屬東莞縣京山司。[10] 現屬東莞市茶山鎮，位於茶山鎮東 2.5 公里處，離東莞市區約 15 公里，面積 6.9 平方公里。村以謝姓為主，保存了大量明清古建築群，明清祠堂有三十多座及二百五十九間民居。2002 年被列入廣東省文物保護單位，2004 年獲選為“東莞文物八景”之一，名為“南社遺韻”。[11] 百年風雨，今日尚見昔年之盛。唯南社謝氏家族明清兩朝由微而昌，府誌縣誌鮮有述及。故其族之發展冀能從族譜中探求，此亦乃本文之旨趣。

謝氏宗族明清兩代之發展

觀乎九世孫文魁南社謝氏族譜序，曰七世晚翠公增修譜式於正統年間，十一世孫旣天啟元年謝氏族譜序[12]則明言三世祖南受公肇修族譜。唯二次修譜均未見其序，故存疑。而明嘉靖乙未年九世孫文魁修譜則留有序。故可相信九世孫文魁是次才乃正式修譜，前曰有譜者或虛言或不合式樣。謝文魁南社謝氏族譜序述其開基祖曰尚仁初名念三郎，其父曰希良南雄節度使推官，歿於任。時遭幼主亂離，弗克復居，元兵追宋至贛，遂攜幼徙茶山蘆荻墩，再遷至南社置田立宅而定居。[13]。一如劉志偉教授所說，珠三角地區宗族先祖歷史皆相類，宋代“始遷祖”先世乃品官士宦，其因各種事緣由南雄遷至珠三角，輾轉遷徙，至明初“定居祖”定居現址。[14] 謝氏則始遷祖定居祖皆謝尚仁一人。若從二世祖〈小傳一〉所言，謝尚仁元初已於南社開基立業，比珠三角眾多宗族為早。[15] 唯謝氏乃北人南遷之故事並不可信，前人多已論及而不贅[16]。饒有趣味乃謝氏族譜多番述其開基祖名曰念三郎，因而露其身世之玄機。李默先生於《梅州客家人先祖“郎名”，“法名”探索》一文有究，郎名乃宋元明閩

粵贛邊畚族與客家人祖先命名習俗，廣州方言區漢族族譜極少見排郎名之記載，有亦也乃閩粵贛邊客方言區所徙至，而遷入珠三角後也未見郎名。畚族序長幼排行雖因姓而異，大體皆是大，小，伯，千，萬，念。念字乃行次，念三郎之名亦常見於閩粵贛邊地區數個姓氏。 [17]。 故可揣測，謝氏先世乃粵贛邊畚人或客人，念三郎一代入遷南社與陳黃麥諸姓雜居 [18]，為求不被摒斥及隱瞞身份，是以郎名行次於其子輩業已消失。謝尚仁之前世系可直追炎帝及周之申伯，謝文魁修譜序已述及，此為最原始攀附，也極粗劣。連謝貺謝重華叔姪修譜時也知其虛妄，故隻字不提。有一篇曰〈謝氏秦漢以下世系考〉 [19]，不知何人所作，估計乃在乾隆年間修譜時加入。 [20] 此篇世系詳盡，謝氏先祖又太守又孝廉，晉代謝安謝石皆乃其祖，其虛妄不言而諭。若然此考寫於乾隆年間，其用心明顯，欲攀附名門以壯宗族聲勢，說明謝氏本來就是世家貴族，有別於庶民，用此抑壓地方其他宗族，加強爭奪地方資源之資本。 [21]

謝尚仁定居南社非表示謝姓宗族已肇基，謝氏宗族建立須確立其合乎正統士大夫地方文化制度及儀軌，諸如建祠堂立烝嘗修族譜。 [22] 明初禁庶民建家祠，品官方可有家廟祭四世之祖。 [23] 庶族違制僭建家祠卻屢見不鮮，謝氏亦不例外。謝文魁〈南社謝氏族譜序〉內有云七世孫謝松英正統年間已修譜式設立宗祠。此時尚未開禁及大宗祭祖禮法未變，故可能只乃祭及四代之小型宗祠。宗祠於正德中損圯，欲遷重建弗得 [24]，原因隱晦，或因犯禁而被迫停工。後適逢大禮議起及嘉靖十五年世宗嘉納禮部尚書夏言上“請定功臣配享及令臣民得祭始祖立家廟疏”，“乞詔天下臣民冬至得祭始祖”及“乞詔天下臣工建立家廟”等議 [25]，庶民立祠遂為合法。謝氏也於嘉靖三十四年立大宗祠，費出於四房謝彥眷，謝彥慶堂兄弟，二房謝俸，謝任兩兄弟則捐地建祠。 [26] 若以建大宗祠為宗族之始，謝氏宗族則肇於此時。然而修譜建祠皆在人口繁衍後才能舉辦之事，往往由家族人丁攤派輔以族中殷實者捐助方能成事，可見南社謝氏家族於嘉靖年間立祠前已有相當規模，有兩事可証之。十一世孫謝貺〈竹子籬墓碑〉內述及其八世祖曾祖謝靖助鄉人黃某之事，隱見謝氏宗族成化弘治年間已儼然地方領袖。 [27] 另八世祖謝文芳正德末踵門拜得廣東大儒湛若

水撰其父謝松高墓誌[28]，說明謝文芳一代已攀上名流，謝氏於府縣中應也有名聲。

嘉靖中至明末謝氏宗族發展迅速，可從丁口增長，經濟及文教方面觀察。〈第四派雲林祖房世系便覽〉資料觀之，由九世七丁蕃衍至十三世一零三人[29]，生子率每代平均為 1.97。雖略遜於同期廣東五家族平均生子率(2.46) [30]，但亦非常可觀。估計因明中葉新引進可作主食粗生作物如蕃薯玉米等，配上多產早熟占城稻，耕種方法改進，兼盡用土地[31]，令糧食充裕，加上地方承平[32]，直接使謝氏宗族男丁每代倍增。若以三代同堂(十一至十三世)作粗略推測，明末謝氏淨第四房丁口已達一百八十人[33]，由於其餘四房資料殘缺，未知實有多少丁口，若及第四房一半，全族丁口也五百有奇。

有明一代，謝氏子弟“人皆勤生，士農商賈，各營其業”，克勤克儉，“宴會多不過十器，酒不過數行”，“富者老者衣不曳帛”[34]。故謝氏宗族祖上能“以介特之夫，間闢創緒，與陳黃麥鍾戚席諸姓雜處，由微而昌。”[35] 及至晚明，不止“衣冠貲產甲於諸姓”[36]，而且明顯歲用有餘，能屢修祖墳[37]，大興土木，於萬曆四十一年修大宗祠，四十三年立百歲翁祠兼置祀田[38]，崇禎年間毋煩官費為謝哲建百歲坊[39]。文事有天啟元年重修族譜[40]，武事則崇禎末添置弓矢銃炮火藥，發銀養兵，募兵守圍。[41] 諸事糜費，非宗族產業不盛，無能為之。此時族內貧富已頗為懸殊，各人“肥家利己為子孫計，視宗族之貧乏，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曾不加恤，反挾勢而凌之。”[42] 導至家族失和，門戶猜嫌。宗族殷富，族人生活侈糜，“童稚皆綺襦”[43]，“烹鮮擊肥，呼盧卜夜，鮮衣怒馬，炫耀街衢”[44]，“結隊招群，酣歌怕舞，博賽以遊矣。”[45] 子弟行如五陵年少，放蕩不羈，惹是招非，父兄又徇情包庇。[46] 再者謝氏自恃族大富貴，不免凌夷鄰鄉。[47] 豪橫加上招搖，遂令南社謝氏“素負虛聲，群小眈眈虎視”。[48] 終釀成甲申寇變，重創謝氏。

明清宗族最重耕讀，讀書固所以取科名繼家聲，然亦使人敬重。舉業乃朝廷取士之具，子弟若舉業高華秀美，則鄉人不敢輕視，宗族聲勢振然。族人為仕作宦，宗族顯赫，能延能展。其老者雖或退或隱，餘威年宜尤在，官府鄉鄰不敢相欺。謝氏宗族，深明其理，宗祠立，有蒸嘗，即興學教誨子弟，專力制藝，應舉入

闡。及至晚明，謝氏興學略有所成，十一世以絳，舉人，貢生，廩生皆有之。十一世有謝貺為萬曆七年舉人二十年乙榜進士，任江西建昌府通判[49]，是為謝氏宗族於明代第一人。十二世有謝應運歲貢上京，歷任萬州司訓萬安司訓。[50] 謝光啟則萬曆中補郡弟子員[51]。十三世有謝重華崇禎乙榜貢生，因鼎革不仕，但有文名，廣東名士屈大均也與之交好。[52] 其從兄弟謝昌齡乃新安廩生，謝曜齡在肇慶府學，謝瑣齡則為東莞廩生。[53] 文風為謝氏一時之盛，宗族亦連帶興旺。唯比鄰鄉茶山，舉業仍較失色。鍾氏一族，舉業早且隆，自正德朝，有三進士三舉人，一人官拜廣西右布政，一人為湖廣布政司參議。袁氏一姓，毫不遜色。嘉靖萬曆兩朝已有兩進士三舉人，一人更官拜廣西布政司參議。[54] 謝氏雖富，舉業聲勢仍遠遜茶山諸族。及至清初李萬榮之亂，茶山元氣大傷，舉業為之衰。[55]

甲申寇變[56]重創南社謝氏，乃其宗族發展之險阻。粵中多盜，剿不勝剿，縱有捕而誅戮者皆盜之散仔，無足輕重，諸魁根株甚固。恩撫後歸農，其部仍在，依然橫行鄉里。剿撫過後，盜伏四鄉之中，輕薄之徒又多，皆以利為寇，以寇為利，乘機竊發。[57] 謝氏富而驕，鄉兵勇悍，雖為鄉之一霸，但已被寇虎視眈眈，待機洗劫。《甲午年本鄉寇變》記甲申年正月有寇擾南社，各鄉鄉勇同官兵剿賊。二月賊重臨破數村，謝氏為之震動。及至三月初九，官兵征剿李家坊，南社出勇助順，破賊立首功，然而樹怨始禍。[58] 以南社鄉兵之悍何不二月寇擾時出動救助鄰村而剿李家坊。估計謝氏本與李家坊有隙，藉助順以快私仇。事後殺人二百，恐挾私仇夾帶濫殺亦為數不少。寇散一時，俄而再聚。七月竊發，八月二十三破南社，寇止搶掠細軟，專擄富人勒金取贖。二十六日寇半贖半放，眾人盡回。經此，謝氏族眾怯居南社，攜家避走他鄉。[59] 如十三世孫謝經由祖母抱至連州，其一伯謝功成一叔謝功永亦遷至，十一世孫謝聘一房因而落籍連州。[60] 綜合觀之，謝氏有械有勇而輕易被破，或如前言謝家族失和，各不相顧，甚至無賴之徒暗招外盜乘機搶略。謝氏之前又四處樹怨，一朝被攻，鄰鄉必袖手旁觀，而五六百寇中，真賊恐少，鄰鄉乘便搶掠復仇洩忿者多[61]。見其止搶掠細軟，棄奇玩，穀物，用器不顧，擄人又速放，便可知之。若然全乃山寇，必然要財要糧[62]。而鄰鄉之人，穀物用器皆有，要之何用。取奇玩，難脫手，隱藏不慎被發更禍及自身。擄人速放，也恐久隱於自鄉須破費養，易生變故，官府亦易尋查。

甲申寇變，於謝氏為禍。李萬榮四劫茶山於謝氏為福，也造就日後謝氏宗族迅速發展。謝明叔甲申寇後是年十月倡建南社圍，獨捐七佰金，越明年二十一城樓三百零二丈五尺之圍竣工。唯速成不堅，直至順治四年方修繕完成。幸因圍完，順治五年正月山寇李萬榮攻之不下，免一浩劫。[63] 反觀茶山，李萬榮順治四年十月初劫茶山不遂，十二月二十三日李萬榮再劫茶山吉街。順治五年四月李萬榮三劫茶山，此劫全鄉可謂盡毀。《東莞縣誌》有記，“四月李萬榮等賊傾巢自蓮花山逕下眾數千人，各鄉不能固，乏食者多從之，遍百里間據地為窟死亡無算。時東新兩縣俱被擄殺，而茶山最甚房舍盡成灰燼，牆腳木料亦被土賊拆賣充饑。骷髏遍野，二三年間，白日祇有蠅聲，深夜惟聞哭聲而已。”[64] “順治十年三月李萬榮四劫茶山，李萬榮以饑故復掠東莞吉街塘邊殷圍等男女被殺無算。”[65]。四劫茶山，雪上加霜，地方經濟重創，茶山眾族人口流散，人文復難舊觀。《茶山鄉誌》有記：“本鄉人物以明清兩朝相較清似遜于明，惟吾鄉鼎盛莫如明代其時居民人數倍於清，自經李萬榮之亂元氣大傷，隆嘉以後百餘年休養生息，仍未復元此衣冠文物，所以不及明代也。觀莞城內外之衛陳，莞城附近穀涌之庾，番禺瀝滘之衛，遠如廣西之鍾，皆由清初避李萬榮之亂而徙去。其餘遷轉徒當復不少。”[66] 以茶山鍾袁兩姓為例，明代科名顯赫。而清一代鍾姓有如湮滅，僅有兩箇舉人。而袁氏再沒見出進士。[67] 人文衰落，恢復緩慢，社學魁閣歷兵燹後，遲至康熙十九年才能組建是為一例。[68]

回說李萬榮與謝氏關係微妙。南明張家玉獨豎義幟時，李萬榮附家玉，授參將。順治四年三月南明張家玉起兵與博羅韓如琰襲東莞入之執知縣，十月初十戰死張家玉增城。張家玉既敗清兵往剿李萬榮，故李萬榮遂為盜。[69] 而謝重華自稱南社遺農，嘗曰：忝薦名先朝即老死田間尤有慚色敢事聞達乎。[70] 此君首次修譜仍用永曆年號，知其誓擁故明。順治四年正月李萬榮攻南社不下，表面謝氏有圍保護而不墜，惟譜內有述：“李萬榮等團圍三匝攻打七日不下鄉人驚駭義助鑽金始得解脫。”[71] 最令人玩味乃義助兩字，寇劫鄉里，畀錢得免，何會談上義助。後來李萬榮三劫四劫茶山，謝氏皆無恙。從此二事看來，或因兩者皆擁南明敵愾同仇，故協議不犯。甚至謝氏暗助李萬榮打擊附近與謝氏為敵之鄉約，順便一報甲申年之仇。順治初年廣東大亂，南明諸王與清兵混戰，廣州城也多次易手[72]，淨土難求。南社反而相對安全，故謝氏諸親朋多來寄寓，謝氏也議招還族人。[73] 甲申寇變雖挫謝氏，顯然未傷其根本，從起圍募捐及順治五年三月

大饑而有能力賑災二事即可知。[74] 謝氏宗族迅速回復元氣，平南王向其要錢要鐵又是一證。[75] 李萬榮之亂，茶山一帶重創，人去田蕪，或有不少外鄉田地資產因而落入謝氏宗族之手。間接令謝氏坐大，加速宗族發展。

康熙元年遷界對沿海大族打擊至巨，謝氏未在遷之列，又避一劫。終清一代未見巨禍，故宗族安然累積財富，擴展勢力。清代鄉內營造興旺，計有康熙三十六年築關聖宮，乾隆四十八年文閣落成，嘉慶十八年大修之。同年又修洪聖宮。大宗祠亦於乾隆五十八及宣統元年重修。[76] 而各房自家宗祠也陸續出現，如仰徽堂，繹思堂，社田祖祠，古狂祖祠，樵谷祖祠，東園祖新祠及紹敬思堂等。[77] 文事方面，則五修族譜。及至乾隆六十年大宗祠所控之物業，五房輪管者，有三十九坵田，歲利四石四斗米。上報賦稅之田達六頃四十八畝，其他物業，林林總總，計有街舖，街道，瓦窰，橫水渡，菓木松樹等。[78] 謝氏更持有明倫堂之股份，光緒三十三年領米平糶，澤及族人。[79] 謝氏素與茶山眾姓失和，為免仰人鼻息兼財力可及，乾隆十五年聯同十約十二月十五日開大振墟，此見謝氏勢力進一步擴張。[80] 乾隆年間多次饑荒，謝氏大宗祠多番動用歲利，倉谷銀，賑濟平糶。[81] 充份表現其抗荒救災，提供福利之功能。也從而表示出謝氏宗族此時力量已可全然保障全族抵禦荒災。至於興學應舉，乾隆二十七年大宗祠確立花紅條例，出手潤綽，獎勵學業。[82] 足見宗族富後求貴之心切。一如前說，此乃宗族發展重要之一環也。及至清末，興學有成，除有文武舉人外，終有謝元俊中光緒二年進士，後為禮部主事。[83] 謝遇奇為清同治四年武進士，平西北回亂，攻克金積堡有功。[84] 謝氏清代舉業至此尤勝前明，也蓋過茶山數姓，是為一時之盛。

宗族龐大富貴，匪遍四方，而官府力弱，不可仰賴，須有武力自衛方可萬全。南社謝氏素與鄰鄉不睦，故城圍鄉兵器械俱備，唯規模不大，僅堪自衛。[85] 道光二十一年英人內侵，廣東各鄉奉旨組建團練抗英[86]，此為宗族擴大練勇規模之濫觴。及至清末嶺南匪盜遍地，又有外國入侵，官府無力護民，鄉民自衛自治，已成常規。久之，宗族爭氣爭利，仇殺械鬥，無日無之，規模寔大。族產越豐，武器愈利，僱募愈多。光緒十二年張之洞對此上奏，描述得淋漓盡致。[87] 謝氏族譜有記事一則可作注腳。光緒二十七年，謝氏與李姓因白鴿票啟釁。二十八年，宣稱劉李鄧石陳毀厚耕堂荔枝百餘枝。全村挾快鎗三百條，以一挑五，斃各姓二十多人而謝氏無一損傷。後一村民被誡首，即行殺鄧陳二姓各一

人報仇。調停後尚要受害各村賠償千圓方了事。械鬥雖費萬兩，毫不為意，更視為族內盛事記於譜上。[88] 此條記事一未見官府追究，足見官弱民強。二乃雙方傷亡懸殊則見謝氏武器之犀利。三是受害尚須賠償了事，可知各姓畏謝氏如虎。清末謝氏憑豐厚族產，不惜糜費，購精良器械，派餉養兵，保衛宗族。再者舉業出色，朝廷有人庇蔭，遂能稱霸地方，割據自治，宗族發展至此可謂極致。

小結

謝氏族譜雖未和盤托出謝氏宗族由微至昌之故事，究其譜內文墨，也可尋得大概。謝氏宗族實肇始於大宗祠建成之時。大宗祠之營建皆因大禮議後期世宗納夏言上疏之言及當日宗子之制已壞，故准庶民建祠祭祖。無宗要納族必有祠，故祠為族子之歸，成一家之根本。宗族以祠堂控蒸嘗，蒸嘗可盈利而財積可濟族。祠富學興，族富人聚，族聚自人才多，舉業自興隆。子弟受皇恩，不只榮宗祊，更可護親族。蔭下巧取豪奪，族產更會迅速增加。產多自然勢大，宗族於地方更穩固。此是為明清謝氏家族發展之寫照，也為嶺南宗族發展之樣範。

注釋：

1. 陳建華 〈宋以來私修家譜的功能與纂修體例〉（上海圖書館編：王鶴鳴、馬遠良、王世偉主編《中國譜牒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頁 108
2. 同上，頁 110
3. 同上，頁 111
4. 同上，頁 112
5. 謝善寶緝《南社謝氏族譜》（民國三十一年）頁 6
6. 陳建華 〈宋以來私修家譜的功能與纂修體例〉（上海圖書館編：王鶴鳴、馬遠良、王世偉主編《中國譜牒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頁 118
7. 捐賞者共有四十二人，可考者二十七，第四房人佔二十二。捐十兩或以上有八人，捐佰兩或以上有兩人 謝善寶緝《南社謝氏族譜》（民國三十一年）頁 84-85
8. 謝善寶緝《南社謝氏族譜》（民國三十一年）頁 57
9. 謝善寶緝《南社謝氏族譜》（民國三十一年）頁 2
10. 陳伯陶等纂修《中國地方志集成：民國東莞縣志》（江蘇：古籍出版社 2003 據民國十六年鉛印本影印）頁 46a
11. <http://www.hkdongguan.org/town19.htm>
12. 謝善寶緝《南社謝氏族譜》（民國三十一年）頁 7
13. 同上，頁 4 和頁 7
14. 劉志偉 〈附會傳說與歷史真實—珠江三角洲族譜中宗族歷史的敘事結構及其意義〉（上海圖書館編：王鶴鳴、馬遠良、王世偉主編《中國譜牒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頁 152
15. 謝善寶緝《南社謝氏族譜》（民國三十一年）頁 7
16. 劉志偉 〈附會傳說與歷史真實—珠江三角洲族譜中宗族歷史的敘事結構及其意義〉（上海圖書館編：王鶴鳴、馬遠良、王世偉主編《中國譜牒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頁 157
17. 李默 〈梅州客家人先祖「郎名」、「法名」探索〉《廣東民族研究論叢》（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冊 頁147-148
18. 謝善寶緝《南社謝氏族譜》（民國三十一年）頁 6
19. 謝善寶緝《南社謝氏族譜》（民國三十一年）頁 19-22
20. 康熙四十年譜序中尚讚美謝氏族譜中無附會，四十二年修譜仍說申伯之後。下一次修已到乾隆十三年，故懷疑是次加入此篇章。

21. “乾隆十五年九月初五鄉人往茶山投墟買物茶山鍾李陳三姓截我鄉人打架鄉人有與敵者有不與敵者衫着短束皆不敵後本鄉同十約招墟在大鎮埔鄰鄉不肯謂此地無水可通必要南社雕涌然後可做本鄉應承雕涌同為三股是年十二月十五日開墟名為大振墟。”此條說明南社茶山競爭激烈,而南社自行開墟。《南社謝氏族譜》(民國三十一年)頁 81
22. 劉志偉〈附會傳說與歷史真實—珠江三角洲族譜中宗族歷史的敘事結構及其意義〉(上海圖書館編:王鶴鳴、馬遠良、王世偉主編《中國譜牒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頁 151-155
23. 葉漢明,〈明代中後期嶺南的地方社會與家族文化〉《歷史研究 2000:3》頁 26
24. 《南社謝氏族譜》(民國三十一年)頁 8
25. 葉漢明,〈明代中後期嶺南的地方社會與家族文化〉《歷史研究 2000:3》頁 25
26. 謝善寶緝《南社謝氏族譜》(民國三十一年)頁 84
27. 同上 頁 46
28. 同上 頁 52-53
29. 同上 頁 37-42
30. 劉翠溶《明清時期家族人口與社會經濟變遷》(臺北: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1992)頁 131
31. 許倬雲《萬古江河》(香港:香港中華書局 2006 年)頁 275-276
32. 袁應淦編《茶山鄉志》(中國地方志集成.鄉鎮志專輯 32;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據民國二十四年鉛印本影印)頁 387-389
33. 謝善寶緝《南社謝氏族譜》(民國三十一年)頁 37-42
34. 同上 頁 5
35. 同上 頁 6
36. 同上 頁 6
37. 同上 頁 43-45
38. 同上 頁 95
39. 同上 頁 103
40. 同上 頁 8
41. 同上 頁 69
42. 同上 頁 6
43. 同上 頁 5
44. 同上 頁 71
45. 同上 頁 5
46. 同上 頁 71
47. 同上 頁 7
48. 同上 頁 71

49. 陳伯陶等纂修 《中國地方志集成:民國東莞縣志》 (江蘇:古籍出版社 2003 據民國十六年鉛印本影印) 頁 421
50. 同上 頁 97
51. 同上 頁 48
52. 陳伯陶等纂修 《中國地方志集成:民國東莞縣志》 (江蘇:古籍出版社 2003 據民國十六年鉛印本影印) 頁 655
53. 謝善寶緝《南社謝氏族譜》 (民國三十一年) 頁 47
54. 袁應淦編 《茶山鄉志》(中國地方志集成. 鄉鎮志專輯 32; 南京: 江蘇古籍出版社, 1992. 據民國二十四年(1935)鉛印本影印) 頁 433-434
55. 同上 頁 464
56. 寇變發生於甲申年,是年明亡,或諱而書甲午。謝善寶緝《南社謝氏族譜》 (民國三十一年) 頁 68
57. 清屈大均《廣東新語》 (北京中華書局 1985) 頁 283-284 P 464
58. 謝善寶緝《南社謝氏族譜》 (民國三十一年) 頁 69
59. 同上 頁 69
60. 同上 頁 91
61. “各村千萬之賊可以一夕而約齊,離巢數十里之遙可以本夜而驟到,賊之出沒真難測度。”正好說明賊皆蟄伏於鄰鄉或鄉民根本半耕半盜。〈諭鄉人守圍及巷戰法〉同上 頁 72
62. 陳伯陶等纂修 《中國地方志集成:民國東莞縣志》 (江蘇:古籍出版社 2003 據民國十六年鉛印本影印) 頁 273b
63. 謝善寶緝《南社謝氏族譜》 (民國三十一年) 頁 62
64. 陳伯陶等纂修 《中國地方志集成:民國東莞縣志》 (江蘇:古籍出版社 2003 據民國十六年鉛印本影印) 頁 272a
65. 同上 頁 273b
66. 袁應淦編 《茶山鄉志》(中國地方志集成. 鄉鎮志專輯 32; 南京: 江蘇古籍出版社, 1992. 據民國二十四年(1935)鉛印本影印) 頁 464
67. 同上 頁 434-435
68. 同上 頁 390
69. 陳伯陶等纂修 《中國地方志集成:民國東莞縣志》 (江蘇:古籍出版社 2003 據民國十六年鉛印本影印) 頁 272a
70. 同上 頁 655ab
71. 謝善寶緝《南社謝氏族譜》 (民國三十一年) 頁 80
72. 陳伯陶等纂修 《中國地方志集成:民國東莞縣志》 (江蘇:古籍出版社 2003 據民國十六年鉛印本影印) 頁 271-273
73. 謝善寶緝《南社謝氏族譜》 (民國三十一年) 頁 3 及 80
74. 同上 頁 80

75. 同上 頁 93
76. 同上 頁 81-83
77. 同上 頁 113-116
78. 同上 頁 57-60
79. 同上 頁 89
80. 同上 頁 81
81. 同上 頁 82
82. 同上 頁 56
83. 陳伯陶等纂修 《中國地方志集成：民國東莞縣志》（江蘇：古籍出版社 2003 據民國十六年鉛印本影印）頁 459b
84. 同上頁 465a
85. 謝善寶緝《南社謝氏族譜》（民國三十一年）頁 66
86. 袁應淦編 《茶山鄉志》（中國地方志集成．鄉鎮志專輯 32；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 據民國二十四年(1935)鉛印本影印）頁 392a
87. 陳伯陶等纂修 《中國地方志集成：民國東莞縣志》（江蘇：古籍出版社 2003 據民國十六年鉛印本影印）頁 320b
88. 謝善寶緝《南社謝氏族譜》（民國三十一年）頁 88-89

